

刘成信/主编

中国杂文

ZHONGGUO ZAWEN

(百部) 卷三



吴非集

WUFEI J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刘成信/主编

ZHONGGUO
ZAWEN

中国杂文

(百部)卷三



吴非集

· WUFEI JI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3卷. 吴非集 / 刘成信
主编 ; 吴非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1

ISBN 978-7-5534-1146-0

I. ①中… II. ①刘… ②吴… III. ①杂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8539号

吴非集

出版人 孙建军
作者 吴 非
主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孟迎红
封面设计 梁文强
开 本 650mm × 950mm 1/16
字 数 75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915 发行科: 0431-86012770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1146-0 定 价: 1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915

《中国杂文》(百部)

总序

刘成信

——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上个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又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

时序到 1915 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致于把杂文称之为鸟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 1915 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 年到 1949 年划为现代，从 1949 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 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

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外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 2012 年 11 月 10 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自序

吴非

写杂文于我，在开始时，是有趣的事；无趣的事，则不可能持续至今。1987年，在报社当编辑的同学找到我，命我开杂谈专栏，我说忙，不想写；她说“你再不写，以后就不会写了”。我翻然醒悟，大学毕业后就没写过杂谈，真有些手生了。当时晚报仅四开四版，版面金贵，我不敢拂朋友美意，也不敢给人家添麻烦，于是写了三个不同的，分别叫“张非”、“李非”、“吴非”，让编辑自选。没想到两天后专栏已开张，登的是署名“吴非”的那篇，从此不便改名，一直用到今天。

后来的经历与感受，与其他作者大致相同，没什么特别之处。我想，杂文于今，不过是变着法子说些真话。说真话需要动脑筋，是对人的侮辱，然而也只能如此。常翻看收到的各种杂文集，发现多年来杂文作者不厌其烦翻来覆去探讨的、那些有可能令编辑为难的话题，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不过是小孩子都明白的常识。我于是怀疑，我们是不是浪费了母语的滋养。我读杂文，是看聪明人怎样发现，看高明人如何幽默，看杂文家和报刊编辑们的生存智慧。

近年来，我更关注教育问题，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仍然缺乏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仍旧缺乏自由表达的激情，那么我们民族的未来将仍然缺乏创造力。作为教师，我只能这样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翻检这些旧文，并无特别的感受，水平不高不能归咎于环境，无愧于心的，是这么些年，没有违背意愿去写。

是为序。

2012年2月

目 录

| | |
|--------------|----|
| 关于无字碑 | 1 |
| 半个手指头 | 3 |
| 伯乐绕驴 | 8 |
| 让庸才陪衬在身边 | 11 |
| 睡狮有什么可怕的 | 14 |
| 沉睡的群山 | 16 |
| 5 + 5 = ? | 18 |
| 孔子疑颜回 | 21 |
| 读“传记”,添糊涂 | 25 |
| 论“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 27 |
| 白首回眸说荒唐 | 30 |
| 淡泊成假出闲人 | 33 |
| 相府家人七品官 | 37 |
| 焦头烂额为上客 | 41 |
| “能”何以变“庸”? | 45 |
| 奸雄就在窥孔的后面 | 48 |



| | |
|------------|-----|
| 腰杆儿 | 52 |
| 卑污的拍马人生 | 55 |
| 袁隆平是谁 | 61 |
| 常识问题 | 64 |
| “仕而悠则混文凭” | 67 |
| 雨花台下 | 70 |
| 斜楼与断桥 | 73 |
| 共和国不能忘记 | 76 |
| 骗子有功论 | 78 |
| 熄灭的眼神 | 82 |
| 想起《小学生手册》 | 84 |
| 难道遇上了武装妓女? | 86 |
| 铲不尽的羞耻 | 89 |
| 想起了范熊熊 | 92 |
| 并不刻毒的一句话 | 95 |
| 继续解剖王怀忠 | 99 |
| “假如给我三天高明” | 102 |
| 能干啥就干啥 | 105 |
| 教授也兴搃手印 | 108 |

·吴 非集·

| | |
|------------------------|-----|
| “嗯、啊、嘛、呀”，学生不宜 | 110 |
| 到处教训人 | 114 |
| 是慈善，还是伪善？ | 117 |
| “清华北大热”的背后 | 120 |
| 遍地“教育家” | 125 |
| “挂名”的后果 | 128 |
| 看着我的眼睛 | 131 |
| 小孩子好骗吗？ | 134 |
| 青蛙，想想你当蝌蚪的时候 | 136 |
| 说真话是为少动脑筋 | 140 |
| 宣一次誓管多少天 | 143 |
| 你的办公室多少平方米？ | 146 |
| 新闻的喜剧因素 | 149 |
| 一斤九两重的吃喝欠条 | 152 |
|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 156 |
| 一名炸油条的小贩关系到多少官 人仕途？ | 159 |
| 偷了几个小毛桃 | 162 |

关于无字碑

碑者，悲也。睹碑思人，或洒泪，或扼腕，也可窃笑，也可喝骂。试看留存下来的皇陵，那碑上何悲之有？千锤万凿刻出来的马屁碑文，可有一块能入了文章“观止”或是被人传扬上几十年的？

大概也不能说没有例外。西安乾陵武则天墓前那块碑，就颇为著名，所以传扬，却又在于无字。传者云武则天心雄万夫，胸襟宽阔，做了史无前例的事，也留下别具一格的墓碑，是非任天下人评说，这正显示了女皇气度恢弘傲然不群的一面。

我看那块无字碑，倒有点儿像唱戏塌了台后特意留给人看的道具。所谓“任人评说”，是任后人评说。后人如何评说，关她何事？她看不见，心不烦，你在碑上对她进行任何人身攻击甚或玩儿国骂都不用担心她及她那个特务政治的教科书《罗织经》了，不是还有人津津乐道地编她的秽史吗？然而又奈其何？她生前让人评说了吗？她生前有任人题写的无字碑吗？那种“百僚钳口道路以目”的残酷政治，难道是一块不知冷热的石头所能抵消的吗？

然而人们就是这样善良，他们可以不计较忠烈和无辜



脊背上的鞭痕而去传颂那块无字碑，以之为万民沐恩的教材，以之为君主胸襟不凡的物证。

当然也更有人连用无字碑装门面也不敢，生前用砍人家的脑袋来塞言路，死后还要靠官家修史来留下一大堆谎话，让后人始终看不清他的真面目。史笔的润饰，最终又使新一代君王敢放手去打击不同意见。

想起这些事，乃是因为至今连民间都有这种遗风。日前有人叹说，单位里十年没开过民主会了，一逢到职称评定，选先进，都是干部给群众打分；除了选工会小组长，其他选举都是由干部指定候选人；单位礼堂的讲台，除了文艺会演，从来没有一个群众在上面讲过话；偶而有人向一把手提点儿建议，你刚开口，他就“但是”、“不过”，或者干脆亮出“左轮枪”……这样的人，还没有十多个世纪前的女皇有勇气，有人不是为悼词的写法而死不瞑目吗？而又有几个有的悼词能成为可以流传的佳作让后人仰读？是以知道武则天的无字碑尚属一种明智，或者说是一种幽默。

心碑，口碑，是人民能任情写作的地方，专制的长鞭从来就没法扫遍天下。

1991年

半个手指头

有人对韩相国说：“人之所以善扁鹊者，为有臃肿也；使扁鹊而无臃肿也，则人莫之为之也。”（《战国策·韩策三》）这个策士说话的目的，是让韩相国不要与赵国的平原君友好，以免得罪秦国，那番话说得狗屁不通，但说到人与扁鹊的关系，倒是耐人寻味的。

神医扁鹊见蔡桓公时，看出他的毛病不轻，但那家伙不喜欢别人说自己有病，曾也有一句雅人深致，为“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认为扁鹊那样的人是在邀功，便讨嫌这个报忧的“乌鸦嘴”，于是宣称“寡人无疾”。弄到后来，病人膏肓，派人去找“乌鸦嘴”，而扁鹊没有那种起死回生的本领，早跑了。这个故事太简单，却也太难说透。

这种“寡人无疾”的好处，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干杯，与他人无涉；除非他兽性大发，迁怒于良医。不独蔡桓公这样的蠢物，通常人也认为，无病不必求医，要等害了臃肿才可以去找扁鹊。可是扁鹊偏偏见患于未然，要是等到患者自己疼起来去找他，那就迟了。

譬如，蔡桓公一病，究竟要不要说他，应当如何说，选



择什么时候说，说到何种程度比较合适……在中国，据说是一种对某些人来说极博大、极精深的学问（当然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不过是小学生的 ABC）。依中庸的观点，扁鹊作为匹夫还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桓公病死，也得责备扁鹊的不善谏，扁鹊如果能有后世魏征谏唐太宗那样的功夫，管保蔡桓公连伤风感冒以至“香港脚”都生不出来。

不过，论对报忧者的态度，蔡桓公总还是不错的。他只不过是说“寡人无疾”，不认账而已，并没有把扁鹊当做谋反，剖他的心，没有把人家做成肉酱，并没有把人家打成什么“派”而充军宁古塔北大荒，这已经是比较仁义的了。

通常的做法，就是计较报忧者的“政治动机”，研究报忧者“深刻的社会背景”。如扁鹊见微知著，欲消灭疾病于萌芽，桓公就偏要说他想像后世靠乱收费生财的医院，逼着害痔疮的人做心电图，给男人开催产素，“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卖假药以牟利，等等。还有一种计较报忧的方法：以公鸡啼明为例，说身为一只鸡要依时而啼，否则不算好鸡——这是把报时等同于报忧，自己睡不醒而要依赖鸡，不必去说他。如果这只鸡遇狗遇黄鼠狼遇盗贼遇失火遇地震时也恪守“只啼明”的“专业”，那么当主人有不测之灾时，还能坚持所谓的“好鸡标准”吗？他会不会又指斥这是一只“木鸡”呢？

扁鹊没有机会救活蔡桓公，丝毫无损于他那神医的美

称；死到临头才知道好歹的蔡桓公终于送了命，中国古代忧国忧民的文章，怎么总是不得不出在那些不可思议的荒唐作风之后呢？这或许就是蔡桓公之流不看这种背时文章的原因吧！

比“寡人无疾”略略聪明的，是承认良医的作用，作出尊重他的样子，虚设一扁鹊在侧，不让人家说自己讳疾忌医。

中国古代佳作也可以称得上浩繁，千古文章，流传下来的，多是报忧不报喜的文字。忧民生的，忧外患的，忧黄钟毁弃的，忧寡廉鲜耻的……总之，假使不带任何偏见，而仅以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成就而论，所能选出的，仍不过是这么一本“莫莫莫”、“错错错”；而那些当时或许是不讨喜的“莫”与“错”，后来也全都被历史验证得明明白白。

几千年的文章史上，劝进表，劝加九锡表，劝上封号表，报祥瑞，报五谷丰登，报获麒麟，报万民欢呼……历朝历代，一向大概是少不了的。但是为何就没有几篇这样的文章能传世、入了文章精华呢？

从古到今，也许人都不爱听报忧。

毛泽东在谈到成绩与错误的时候，曾阐述过“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后来被讳疾忌医者当护身符扛在肩上多年，作为阻击批评的金盾。时隔多年，法宝犹在。

某市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管新闻的通知机关报“全文照发”。这个报告中，有《存在问题》一节，千余字，在